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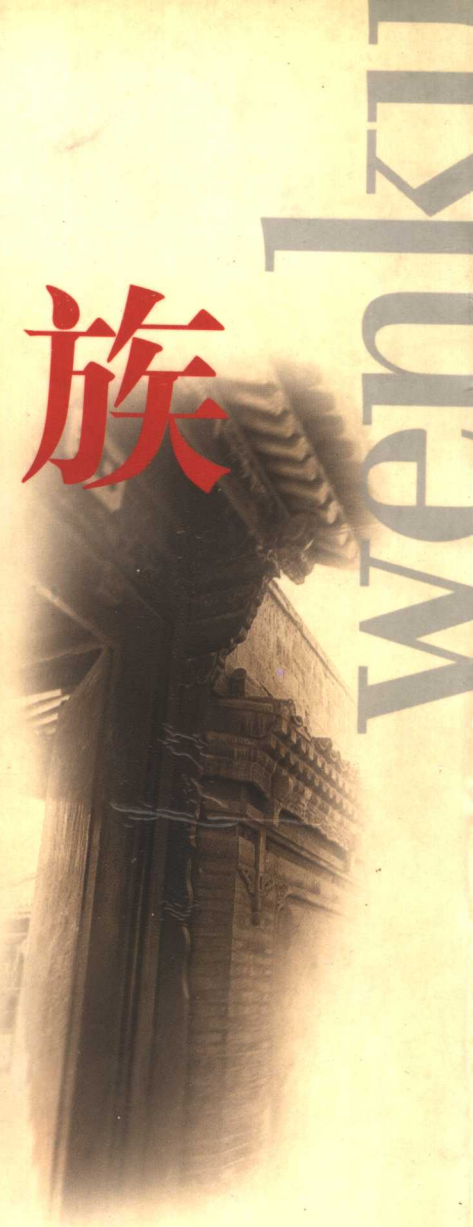
xiaoshuo jie wenku

小说界文库

# 龙族

孙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Xiaoshuojie

小说界文库 / 长篇小说系列

龙族

孙 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Wenku

责任编辑:张贺琴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## 龙 族

孙 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 址:www.sle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8.5 插页 2 字数 393,000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册

ISBN 7-5321-1753-7/I·1419 定价:22.5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厂质量科联系。T: 56628900×13

## 内容提要

一位海外巨商奉父命来龙城投资，他派驻的投资业务经理，却是已故的龙城老市委书记的女儿。由此，在龙城引发了一连串曲折的故事。

为追求金钱，一本新创刊的杂志，牵引了龙城的几个文化名人；两位从香港来的小姐，使尽了各自的风流；女乡长专心爱着比她大十八岁至今务农的丈夫，被人誉为“观音转世”，当那位给她带来无限痛苦的异国恋人神奇般地出现在龙城时，她将昔日的辛酸藏在心头，而他们非婚生女儿却竟然做了第三者；当副市长终于坠入欲河时，那位海外巨商之父却在临终前，向儿子倾诉了关于龙城的往事……

作品多侧面地描绘了我国偏远小城改革开放后的新变化，揭露了社会的弊端及个别腐败分子的丑恶灵魂。

小说时代气息浓郁，艺术构思新颖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形象丰满，颇有文学的感染力。

## “小说界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 江曾培  
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  
编 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  
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  
魏心宏

## 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人的欲望构成了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原动力，同时也构成了人类不断堕落的原罪。既节制某些欲望，又使这种原动力纳入道德的规范，便成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永久话题。食欲、性欲、名欲、利欲，均是如此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## 序 章

已经是腊月二十三了，龙城的大街小巷，时不时地响起了爆竹。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，春运开始后更繁忙的飞机和火车，将种种客人送出龙城的同时，也将种种客人送进了龙城。

从广州飞抵龙城的班机正点到达。

一位身穿毛料大衣的中年男子在走出机场后，坐一辆出租车来到了龙城最好的宾馆金龙大酒店。在服务台报出自己的姓名后，一位服务小姐就将他引入电梯，把他送到了预定好的总统套房。这位中年男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，又洗了把脸，便又离开了这家酒店。

他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对司机说，请送我去龙山湾。

司机挠挠头说，现在？

他点头说，是现在，我要包你的车，今晚还得回来。

那……这么晚了……你出多少钱？

司机看来不想揽这笔生意。已经是下午四点多，去龙城市最偏远的龙山湾跑一个来回，钱少了，他可不想下这种辛苦。虽然现在修下油路了，他还想早点回家，帮老婆准备过年的那许多事儿呢。

你出个价吧。那男人对出租车司机说。



司机想都没想就说，四百吧。

按正常计价算，这几乎就是跑龙山湾一个来回两倍还要多的价钱。司机的本意是吓走这个主儿了事，没想到这位男子根本没有讨价还价，就坐进了他这辆出租车。没等车开，便从兜里摸出二张纸币，递到了司机手中。

司机接过来一看，是两张百元面额的美元。

这些年来龙城的海外人士多得很，出租车司机一般全能辨认出外币。他接过这两张美元来不由一惊，知道自个儿今日是遇上财神爷了。

你要四百，我给你二百行吗？

那男人微笑着问司机，这一回，司机二话没说，就踩动了油门。

天擦黑时，这位男人就来到了龙山乡的乡政府。

乡政府大院里空落冷清，只有两三间屋子里还亮着灯。伙房里还热闹，加班的干部们正在里面吃饭。有人从伙房里出来问他：喂，你找谁呀？

我找温乡长，他说。

那人便指了指一间亮灯的屋子说，在那间屋里，她大概还没有走哩。

龙山乡的女乡长温玉倩确实还没有下班。她正和工程队的一位队长说话。工程队的人们要急着回家过年，她希望他们再坚持几天，把预定的工程土方量完成再走。无非是报酬再增加一些，多算几个加班费。土方工程要干不完，春节过后就会延误下面的工作，温玉倩可不能眼看着出现这种局面。

从龙城赶来的那位男人推开乡长的办公室时，温玉倩一下子惊呆了。那人没有说话，默默地在一张沙发上坐下。温

乡长急忙站起来对工程队的队长说，你的要求我全同意了，明儿一早，我到工地上具体和你谈好不好？

工程队队长便离开了乡长的办公室。

温玉倩望着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，缓缓地重新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。良久才说，你……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

那位男人脱下大衣，将大衣放到另一张沙发上，指指自己的左臂。温玉倩便看到了他的左臂上箍着一圈黑布。

我……我这回来，是生怕工地上出事……

出事？你是怕工地上出事？温玉倩听了纳闷。

男人又说，我知道工地上土方量很大，我是怕……怕埋在地下的一件宝贝随着运走的土方，再给弄丢了。

温玉倩眨着眼望着这位男人，她还是蒙在鼓里。

男人从衣兜里摸出一盒磁带递给温玉倩，然后说，这是父亲临终的遗言，也是我们家族的秘密，对你，我不想保留任何秘密。你一听就明白了。

在乡政府里加班的其他干部们，包括伙房里的李老汉，只知道有人来找他们的乡长，只知道这个人坐出租车来的，在乡长办公室里坐了有两个多时辰才走。这人是谁？天黑，他们全没有看清。这人找乡长干啥？他们更不多问。成天价有多少人找乡长呢，大伙儿都想为乡长分担点工作上的压力呢，乡长不说，那一定是这人要办的事儿除乡长以外，别人帮不上忙。

第二天一早，温玉倩就来到了土方工地上。

在和工程队的队长谈完加班费的问题后，女乡长提出一项附带的小事，让工人们在一处废弃的旧井处，用掘土机掘开这处废井。女乡长说这里面有一件文物，让工程队的队长务

必小心，不要弄坏了。

此处废井离土方工地不远。掘土机掘开了土井，快到井底时，在温玉倩和工程队队长的监督下，工人们开始人工掏挖。离地面很远的井底下，土并未冰冻，且还往出渗水，工人们简直就是在往外掏泥浆了。

终于，有人喊叫起来：掏见了！掏见了！

是一颗石刻的观音头。

此事很快通过新闻媒介传遍龙城，家喻户晓。连龙城市的著名作家曾华，也跑到龙山湾，先看了那颗被市里的文物管委会派人看护的观音头，又和温玉倩聊了好长时间。记者们来的更多，就这颗重现人间的石刻观音头，有的记者也问过温玉倩，问她怎么就知道这宝贝藏在那口枯井里？温玉倩说这一切全是偶然，是工人们挖土方时挖出来的。在这方面做不出文章的记者们也就不再追问了。电视里报道，报纸上介绍，只能照温玉倩乡长的话说。而龙山湾的乡亲们却另有说法。都说那个晚上他们的女乡长串过好几户人家，专门和年纪大的老人们说话，询问龙山湾有几口不用了的枯井。老百姓们传说，他们的女乡长就是日能哩，一定是观音菩萨给她托了梦，要不然，丢了多少年的观音头，怎么能让他们的女乡长找回来的呢？

龙山古代石刻中丢失的观音头，在龙山湾重现人间。

发生在龙山开发区的这条珍闻，在春节过后，还常常被龙城的男女老少茶余饭后不断地提起。

这期间，曾华却没有对此事写出片言只语。

由失而复得的这个观音头引发的许多历史的、现实的故事，正在他的心底酝酿着。

# 第一章

## 【1】

一个普普通通的九月。

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。

在这个秋高气爽的丰收季节里，龙城市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龙山乡，开通了一条油路。

这天一早，龙城市的市委市政府，还有市人大市政协的头头脑脑们，以及龙城市的各界代表、新闻界的记者们，乘坐各种车辆正从龙城市沿着新开通的油路，赶往龙山乡的乡政府所在地龙山湾村，参加这个乡告别封闭，庆贺油路通车的祝捷大会。龙城市的副市长兼城建委主任程国庆，做为这条油路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，在这个祝捷大会上可以说是最风光的人物。据说，龙城市的市委书记要升迁到省城去就任要职，龙城市市委市政府的班子要进行调整，直接抓这条公路建设的程国庆副市长，极有可能在市长顶替市委书记以后，坐上市长的交椅。他在会上做了专题讲话，反复提到了这项工程在龙城的划时代意义，而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程，无论从当初的立项，还是如今的胜利通车和隆重庆典，谁不晓得全是程国庆

一手承办的呢？更使这个祝捷大会锦上添花的事，是省报和《龙城日报》同时刊发了龙城市作家曾华题为《为打通一块封闭地区而废寝忘食的人民公仆》的文章。这位作家几次深入修路工地，又几次采访过副市长程国庆之后，为这条新油路的开通撰写的这篇报告文学中，多次提到了龙城市副市长程国庆的开拓精神和胆识。从省城和龙城赶来的记者们，全为这个祝捷大会带来了当天的报纸。于是，在龙山乡的历史上，第一次有了能看到当天报纸的事情。虽然也有人对程国庆心里耿耿于怀，可面对平展展的油路，面对满面春风的程国庆，面对几乎和过大年一般迎候这个祝捷大会的龙山乡的乡民们，谁也不得不认可程国庆在这件事上的功绩，同时也为曾华这篇文彩斐然、寓意深刻的文章感动。

龙山乡自古没有一条通向外面的路，实在怨不得这里的乡民也怨不得龙城市的历届头头脑脑们。

龙山乡的封闭似乎是一种天意。大自然造就了这种封闭，谁又能任意改变大自然的造化呢？

绵延百里，巍峨挺拔的龙山，在龙山湾突然驻足，穿越龙山后水流湍急的龙河，在龙山湾这块平缓的地面上刚刚喘了口气，就又跌进了一片纵横的峡谷之中。几经跌宕，才重新缓缓流进了龙城所在的盆地，继续向南而去。这样一个地形地势，自古以来无路可通也就不足为怪了。生活在龙山湾的村民们，以及以龙山湾为轴心，散落在四周山庄窝铺里的龙山乡的乡民们，至九十年代尚未见过汽车，更不知火车为何物者大有人在。龙山乡无路，上级从来没有给乡政府配过车，乡政府也从来不需要汽车。路都没有，要车干啥？

龙山湾在龙山乡是穷中之最，但龙山湾却有价值连城的

宝贝。

那宝便是龙山上的石刻和佛龕。

在龙山湾突然驻足的龙山，山势直立，山崖陡峭。这里的石刻和佛龕，给整个龙山湾涂抹了一层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。从东魏、北齐开始，到隋、唐之后，历朝历代的石刻佛龕遍布山崖之上。特别是建于唐代的那座释迦牟尼大佛龕，更是昭示着龙山湾曾经有过的昔日辉煌。而今，支撑这座大佛龕的木结构早已全部毁坏不见了，但石刻的大佛和观音、文殊、普贤三大菩萨，却栉风沐雨，依旧风度翩翩，屹立在龙山上的高崖上不肯离去。高大而肃穆慈祥的释迦牟尼大佛，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，宝座之下，观音菩萨居中合掌而立，身披缨络，透体的轻纱似在随着微风荡起。

然而，这神态逼真动人的观音，却是一尊无头的菩萨。

还好，在无头观音的两边，另两尊菩萨和大佛一样，还没有受到伤残。普贤菩萨居右，座下的六牙白象正欲听从菩萨调遣；文殊菩萨居左，乘四眼青狮如刚刚云游归来。山下的庙院里，有碑文记载，说当年唐王李渊从晋源起事，其子李世民途经龙山时梦中曾受过菩萨指点，后夺得天下，其子李世民继承皇位，终于开创了大唐的贞观盛世。这位大唐天子坐上龙廷后下诏，在龙山修筑超过历朝历代的大型石刻，其因盖出于此。

观音菩萨的头哪里去了？

在龙山湾有一个无法考证的传说，说是这菩萨的头，是被龙山湾一个胆大不要命的恶人砍掉了。仅仅是传说而已，实际上，谁也说不清那一个胆大不要命的人，怎么就敢生生地割掉了观音菩萨的头！而且谁也不肯承认这个恶人当年就生在

龙山湾。那么，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，那颗长着慈眉善目的脑袋，究竟被谁割去？又将这颗菩萨头拿到哪里去了呢？

那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传说。

那是一个随着日月的流逝，人们无法解开也不再想去解开的谜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龙城市委市政府虽将龙山定为旅游区，但来此旅游者却极少，龙山乡并未沾了这些石刻大佛和菩萨们的什么好处。这里山高林密景色好，龙山湾村又处于龙山前地面十分平坦的地势上，只可惜路不通，游人便少。没有游客，虽然这里被定为旅游区，而在乡政府的所在地龙山湾村，却依旧没有饭店，没有旅馆，也没有电信设施和邮政点。

这一切，将伴随着一条油路的开通很快变成历史。

而改变这个历史的总指挥是程国庆。

这条油路穿越了十分复杂的地形，投资大，施工难，在龙城的市委常委会上，在龙城市政府的市长办公会上，几番提起又几番放下。当去年秋上副市长程国庆主动向市委和市政府请缨，要将这个担子挑在自个儿肩上时，他手中并没有一分钱的资金。但现在，他成功了。这条路结束了龙山乡无路的局面，也使龙城市结束了一直有一个乡未通路的局面。而这种局面的存在，曾使龙城市的头头脑脑们在省里的许多会议上感到脸上无光。所以，改变了这种历史的程国庆，从筹备这次庆典到庆典会后去老乡家里吃饭，一直到现在舒适地坐在小轿车里，心里的感觉特别好，简直好得没法子提了。

参加完龙山公路通车庆典的车队已经返回了龙城，车队开始混入了龙城周末下班高峰的车流中，司机们已按首长们不同的家庭住址进入了不同的路线。夏秋之交，这个时间正

是华灯初上之时。路灯尚未统一打开，而路边的商店和饭店，酒家和舞厅歌厅，以及种种大小门脸儿，早将各色霓虹灯和各色彩灯亮成了一片五颜六彩的斑斓，用以招揽顾客，同时也显示着自己生意的兴隆。程国庆用一种十分舒服的姿势躺在小车后面的沙发上。他微闭双目，大脑中活跃的细胞还停留在龙山湾，还没有回到他十分熟悉的龙城市。

也真难为龙山乡的乡党委书记和女乡长温玉倩了。乡党委书记今年就五十七岁了，三十七岁上被上级任命到龙山乡担任乡党委书记，一干就干了二十个年头。这二十年来，与他搭班子的乡长来来去去走了五个，温玉倩是与他搭班子的第六个乡长。第一个与他搭班子的乡长比他年龄大十来岁，干了几年，对他说，我年纪大了，得活动活动调走，你还年轻，就不要和我争着走了。上级来人，他便说，我还年轻，可以再在这里多干几年，让乡长先调走吧。第二个乡长和他同岁，干了几年，吃不了这里的苦，也没和他打招呼，就活动上面调走了。因为在全市最艰苦的乡里干过，成了资本，调回区上还提了职务。第三个乡长倒是比他小好几岁，到任后他便想，这一回可该着我离开龙山乡了。没想到那个比他年轻的乡长没干半年，实在受不了在这里工作的苦，就请了病假回家，一回去再没有回来。后来人家办了个停薪留职的手续，办公司当经理，发自个儿的大财去了。第四个乡长又来了，他这个当党委书记的想，和这个乡长好好拧成一股劲，想法子修路吧。没想到这位乡长冲他说，修路？拿啥钱修路？你就安心些能做啥做点啥吧！那乡长是个花花心，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做官，尽找村子里的大闺女小媳妇们开心，终于被一个小媳妇的男人从炕头上捉住，挨了两个耳光不说，弄得臭烘烘的再没法子干



下去了。他只好去找上级替这位乡长说情，总算让这位乡长背了个小处分调走了事。第五个乡长来了，是个部队上下来的转业干部，起先倒是想和他一道给龙山乡修条路，但区上跑过了，市里跑过了，省里也跑过了，上面的立项太多，需要资金的地方更多，省里和市里倒是答应给点资金，但啥时能立项到位，却是遥遥无期的事儿。那位乡长的妻子虽然也是农村妇女，但人家的家在平展展的另一个县里。跑到这里来看丈夫，一到这里就打消了和丈夫把家安到这里的想法。那位乡长在部队是个副团级，转业到龙城只落下个乡长的职务，还是在这号没路行没车坐的鬼地方，叫妻子一闹，再设法跑钱修路的积极性渐渐一落千丈。后来妻子写来信，说你就是调回来当农民也行，只要调回来，咱俩就还是夫妻；如果你还要在龙山乡当你的乡长，咱俩就只好打离婚了，想叫我到你那里安家，你就盖上被子好好地做梦去吧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这位转业干部最后也调回老家，和妻子团圆去了。二十年送走了五任乡长，乡党委书记便想，看来我哪一天不退休回家，哪一天就非得在这龙山乡干下去不可。他给上级反映，是不是就地解决一个乡长的候选人？选拔一个本地干部当乡长，也许他自己就能早一天离开这里。出于多种考虑，上面还真听了他的话，把龙山乡的乡妇联主任温玉倩一下子提拔成了乡长。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龙城市的副市长程国庆担任了打通龙山乡的公路建设总指挥。他没法子再提要求调走的话了，和女乡长温玉倩一道，没明没夜地泡在了修路工地上。路是修通了，可龙山乡五十七岁的乡党委书记却累病了。累病了也得把这个通路大庆典搞好。别的好说，不用他和温玉倩去张罗，可庆典会上那么多的头头脑脑要来，中午的饭怎么办？为